

情动于中 自然天成

——傅山的诗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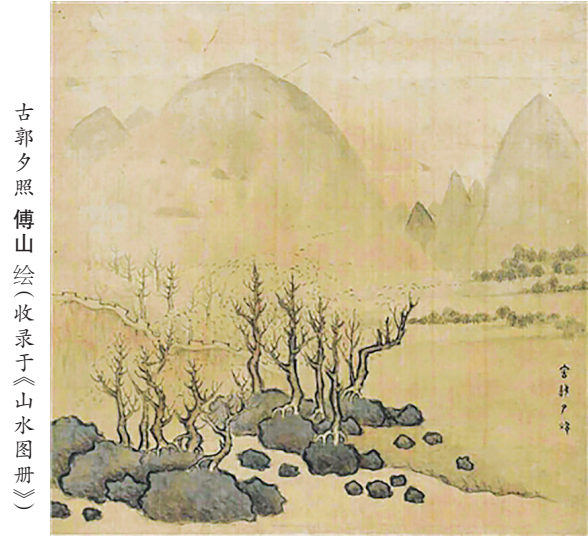
郝岳才

如果说傅山的文论侧重强调的是经世致用、自出机杼的话，那么他的诗论则高扬的是真情实感，“纯任天机”。这种主张与傅山所处现实生活相结合，提出了“呻吟实由癩”的命题。“呻吟实由癩”成为贯穿傅山诗论的核心思想。

傅山的诗论集中体现在《览息眉诗有作》《杜遇余论》《诗训》等文字中。傅山对诗歌艺术总的要求就是“不事炉锤，纯任天机”“理明义愜，天机适来，不刻意而工”。他明确反对软美甘滑、柔弱无骨、雕琢刻镂等诗风，特别反对六朝“美艳”的诗句。多次表示“六朝花柳不精神”“六朝艳句同谁赋”。主张写诗“宁隘勿涩，毋甘毋滑”。主张“呻吟实由癩”，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写诗，必然要冲破复古派提倡的“古法”。他的诗歌创作，来自现实生活的鼓荡酝酿、内心生活的自然流泻，绝大部分诗作似呻吟、似痛哭、似宣泄、似檄文、似战歌，充满了激情，是明末清初时代的强音。诗作的风格，虽以慷慨苍凉、古奥老拙为主，但又不拘一格。他的乐府诗明显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

傅山观点之一：“诗为性情之音”。“诗则性情之音，平日有诗，此时亦有诗。我不敢曰：此时无诗情也。”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二十二《老僧衣社疏》。“半年来杂诗约有四五十首，而时尽呈共当痛苦耳。”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二十三《寄上艾人》。诗是性情的表露，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深刻认识的反映。无病呻吟之作，是嚎、是吼，再押韵合辙也与诗无涉。

观点之二：“盛衰惟其诗”。“曾有人谓我曰：‘君诗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呜呼！古是个甚！若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百篇底。”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三十《杜遇余论》。“道心希微间，痴情复历落。此自吾家诗，不属袭古格。”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四《览息眉诗有作》。艺术在历史发展中有盛有衰，盛衰取决于“时”，决定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



古郭夕照 傅山绘（收录于《山水图册》）

现实。只有结合时代并反映时代才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诗，也才能称得上艺术。

观点之三：“支离率易”。“道人之诗，道人之性也。支离率易，不衷于法。”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十八《与右玄书册》。“从来诗僧但以句胜，不以篇胜也。宁隘、宁涩，毋甘、毋滑，至于宁花柳、毋瓶钵，则脱胎换骨之法。”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二十四《书札·复雪开士》。“拙不必藏，亦不必见。杜工部曰：‘用拙存古道。’内有所守，而后外无所用，皆无心者也。藏与见，皆有内心者也。有心则貌拙而实巧，巧则多营，多营则虽有所得而失随之，究之得不偿失。”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二十《缺题》。作诗不是游戏，

更不是儿戏。诗是山野肆意开放的花草，不是温室盆瓶中的点缀。不在为谁欣赏，而在表达自我。

观点之四：“好境即道得”。“诗赋你都作将来了，可常读陶先生诗。……其诗不使才，而句句皆高才。不见学，而无篇非学，学极博大。此等诗真足千古，须熟读之。吾病至此，而犹浮浮与汝言诗者，因汝为诗，欲汝为诗，日引月长，以续吾家文种故也。”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二十五《家训》。“‘直情径行’四字甚好，只是入道使得，若是以之家国，全使不得。所以世上人受许许委曲，以此告诸后生，非陈万年告成之意。读书法古，经久自知。”见于丁本《霜红笈集》卷二十五《家训》。诗不论抒情写意、田园风光，也不论五言七言、乐府绝句，形式服务于内容，与“好境”契合便是佳作。

傅山认为，诗为人生情思的凝结，人生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诗情随时都会从胸中涌流。诗的生命在于创造，而全不在于诗作的形式。而且审美情趣也在伴随事物的发展而发展，“情真”乃诗之“妙道”，“拙”存诗之道，“道心”便是“不袭古格”。

《遗山怀古》诗尾有“我来添作一峰青，以对遗山秋月白”，与《青羊庵》诗中“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青峰”、《无题二首》诗中“嚼雪滩头松下，一峰青插半天看”、《题圣阜楼壁》诗中“静听竹雨松风里，始悟人闻乐未真”、与联句“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意境相近，用词相类，如出一轍，都是傅山“直情径行”的“性情之音”，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平生的志向与心境。



作品介绍: 王国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文学创作，现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黄河》主编。已出版诗文集《神话》《相思树》《云心乃水》《两棵树之间》等，创作《忽必烈》《蔡必皇后》《浴血雁门关》等影视剧本。作品曾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等奖项。个人荣获 2022—2024 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

“赵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是山西文学最高奖项序列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奖项，特别之处在于，其他的奖项都是奖励创作类的，唯有编辑奖不属于创作，但它是与创作紧密相关的一种创造。尤其对于文学编辑而言，不仅要对文学作品作出精准的判断和鉴定，更需要从文本中发现作者创作的天赋、潜力和未来。文学编辑的肩上担负的不仅是用心编发一篇或几篇文学作品，还要对文学人才，尤其是对青年文学人才给予持续的关注、扶持与促进。因此，文学编辑既是文学作品、作者的摆渡人，更是文学精神与文脉的守望者。

当得知这一届的优秀编辑奖授予我时，我的内心漾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种感动是对文学编辑——这种可能一生都在默默为他人做嫁衣、为作家的成长成功不断付出、并为之鼓与呼的职业的一种致敬。让我想起我的老师——《五台山》原主编彭图先生、我的前任——《黄河》原主编黄风先生，他们都是山西文学界公认的非常优秀的编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非常遗憾地与“赵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失之交臂。因此我想表达的是：我的获奖是对老师和兄长的致敬，是对所有真正的优秀文学编辑的致敬。

再上一任《黄河》主编张发先生，是带我进入职业文学

编辑队伍的恩师，他曾对我说过：文学事业的核心任务是出人才、出精品。作家的天赋、才华和创作至关重要，编辑的眼力、能力和德行同样至关重要。编辑与作家是相互依存、平等协作的亲密同志关系。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甘为人梯精神，要有成就他人之心，要以发现和扶持文学人才为幸福，以点亮文字、成就他人为幸福。文学是一场人生的修行。文学编辑在成就他人的事业中自然会展现出自身的价值，获得修行的果报，获得文学的崇高荣耀。20 多年过去，言犹在耳。而我也正是在张发先生的教导下，不断践行着一名文学编辑的职责与使命。

《黄河》是展现山西文学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创办 40 多年来，推出了数代本土作家，刊发了一大批名家力作，多人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在全国文学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享有良好口碑。这些成果的取得，饱含着一代代文学编辑不断践行初心使命的艰辛与付出。

我 2006 年成为专职文学编辑，从编辑、编辑部主任，到副主编、执行主编，再到主编，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保持着一名文学编辑应有的情怀，甘为人梯，甘为一名文学的守望者。一路走来，我始终以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为己任，持续推动山西青年作家的成长。

“明日之星”是我任主编后新增设的栏目，定位于立足山西，放眼全国，发掘优秀的新人新作，鼓励和扶持优秀青年作家的成长，意在打造一个青年作家的“孵化器”。这个栏目的稿件，绝大多数是自然来稿。我们从中选出质量较高的作品，或者从文字中看到作者的写作潜力，就及时与作者联系、讨论，修改完善稿件。特别是我坚定地让编辑部的两位“90 后”青年编辑来主持这个栏目，并以“作品+责编手记”的形式，对刊发的作品予以评价和推介，让青年作者与青年编辑在交流与探讨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如果说在精神世界里，玄武是一位独行者、独吟者，那么放眼自然，他更像一位生态摄影家与插画师。他在山川天地间俯仰游梭，用不同的镜头精准呈现草木与兽。

他写月亮，便写出“九月月亮”——午夜之光、浸在月光中的花、山月、满月、清澈的句子、半个月亮、月如猛虎、汾河东岸的冷风……每一个都是同一个月亮，却又大不相同。倘若这些月亮入书为插画，当有黄、白、黑与五颜六色，他的文字是有颜色的。他写“一树红柿映在雪中，是美的”，红与白极具色彩张力，令人想起庞德的诗句。他写自己的花园：樱桃、山楂、兰花、月季、玫瑰、檀花，其香馥郁，其色傲然，其姿昂昂，仿若法国画家莫奈的吉维尼小镇花园、水园睡莲画作系列。莫奈是画家、园艺家；玄武是散文家、园艺家。文即画，画即文，诗画同源。

他写獾子、野兔、野狗——那些凝视他的野兽。他一张张照片，一帧帧保存。他遇见它们，又总怀善意，仿若从野兽的境遇中看到了自己人世的薄凉，他常常成为了那些野兽。在他与野兽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仿若看到了自己的一生一幕幕闪过那些爱、那些温情、那些不堪、那些屈辱

这种模式，为发现和培养新人提供了可复制的创新范例。对刊物来说，编辑手记本身就是一种“编辑思想”的呈现，彰显了刊物的文学判断力以及对新人培养的决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黄河》新一代的优秀编辑，继续做好山西文学事业的守望者、传承人。

“明日之星”之外，我们紧扣时代脉搏，响应现实需求，增设了旨在持续扶持和推动山西青年作家成长的“新时代文学晋旅”栏目；增设了以“文学走进生活、文学反映现实”为定位的栏目——“文学在场”；以专门发表市县基层作家优秀作品的“市县直通车”栏目，为新大众文艺创作开辟了重要的阵地；为了推进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配套开设了“全民读书吧”栏目，专门刊发读者阅读书籍和作品后所思所想的评论文章；我们还重点关注文学社团，不间断地为文学社团编发作品小辑，鼓励和促进文学社团的发展。

这些主题栏目策划和编发文章的价值，正在于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文学期刊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发表，更是发现；不仅是展现文学成果，更是传承文学意义；不仅是书写当下，更是孕育未来；不仅是文学的殿堂，更是时代的精神。在诸多文学刊物中，我们也许不是声量最大的那个，但我们可以做最“走心”的那个。用文学的方式，让宏大叙事落地，让时代主题入心，让文学点亮生命的灯塔，让文学传递希望的温度。

“黄河”二字，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记忆。《黄河》创刊 40 年来，一代代文学编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这条“文学之河”奔流不息，就是在久久为功的守望与传承中将自己磨砺成为一名政治敏锐、业务精熟、守正创新、坚定干练的优秀文学编辑，为广大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在自身的工作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实现文学的梦想。这是《黄河》的道路，也是作为优秀文学编辑的坚守和担当。

浅谈玄武散文写作三美

王 琦

的善良与微光。玄武生于山西翼城，长于翔山，有李白般的桀骜与鹏翼之志；如今居于太原东野，俯视人间烟火，又仿佛太原祁人王维那般，“青苔坐人衣，落日入虚怀”。他写道：“看不远处城市灯火，这苍凉的人间烟火……但这一刻我拥有这座山，我一个人的荒山，我并不孤独，我即山，山即我。”这般心境，亦可与里尔克、叶芝息息相通。

玄武的散文，透出盛世唐诗的穿透之力。他在地理的荒山与文学的富矿间不停开采，自称理想与几千年祖先的梦重叠——三亩地，造一个园子，有力抵抗一切非自然因素的威胁。他正建造一座文学的花园，浸润中国散文诗学的传统，守护古代士人的尊严，延续中国诗性散文的精神脉络。

第二，天地山川之美的具象镌画。

如果说在精神世界里，玄武是一位独行者、独吟者，那么放眼自然，他更像一位生态摄影家与插画师。他在山川天地间俯仰游梭，用不同的镜头精准呈现草木与兽。

他写月亮，便写出“九月月亮”——午夜之光、浸在月光中的花、山月、满月、清澈的句子、半个月亮、月如猛虎、汾河东岸的冷风……每一个都是同一个月亮，却又大不相同。倘若这些月亮入书为插画，当有黄、白、黑与五颜六色，他的文字是有颜色的。他写“一树红柿映在雪中，是美的”，红与白极具色彩张力，令人想起庞德的诗句。他写自己的花园：樱桃、山楂、兰花、月季、玫瑰、檀花，其香馥郁，其色傲然，其姿昂昂，仿若法国画家莫奈的吉维尼小镇花园、水园睡莲画作系列。莫奈是画家、园艺家；玄武是散文家、园艺家。文即画，画即文，诗画同源。

他写獾子、野兔、野狗——那些凝视他的野兽。他一张张照片，一帧帧保存。他遇见它们，又总怀善意，仿若从野兽的境遇中看到了自己人世的薄凉，他常常成为了那些野兽。在他与野兽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仿若看到了自己的一生一幕幕闪过那些爱、那些温情、那些不堪、那些屈辱



儿时读《安徒生童话》，带着童年的稚嫩与天真，却只见故事的表象：那个赤身裸体游行的皇帝，那个冻死在街头的可怜小女孩，那只最终变成天鹅的丑小鸭……虽也触动了我的心弦，却未触及灵魂。多年后，再捧起那些泛黄的书页，才恍然惊觉：安徒生的童话其实在用童话的浪漫手法与唯美语境讲述苦涩与艰难的平凡人生。让我们在含泪的微笑中体味绝境中的希望，拾起那永恒不朽的生命之贝，凝望那生于苦难却百折不挠的生命之光。

安徒生的童话是在现实主义的泥土中生根的唯美童话。安徒生用童话的语体告诉我们每个人要直面生活的不圆满乃至接纳生命的残缺美。譬如在《海的女儿》这篇童话中。小美人鱼放弃了三百年的寿命、甜美的嗓音以及温暖的家人，去换取那永不熄灭的灵魂。安徒生不落窠臼，打破了诸多童话故事王子与公主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小美人鱼在黎明的第一缕阳光中渐渐消散，化作不灭的灵魂。故事的结尾充满了悲剧特有的撼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崇高的升华弥补了现实中人生不完满带来的感伤。那种阳光中永恒的善良坚守，以及虔诚的牺牲精神，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与璀璨的生命之光。也许这与安徒生本人一生颠沛流离，却从未放弃追求真理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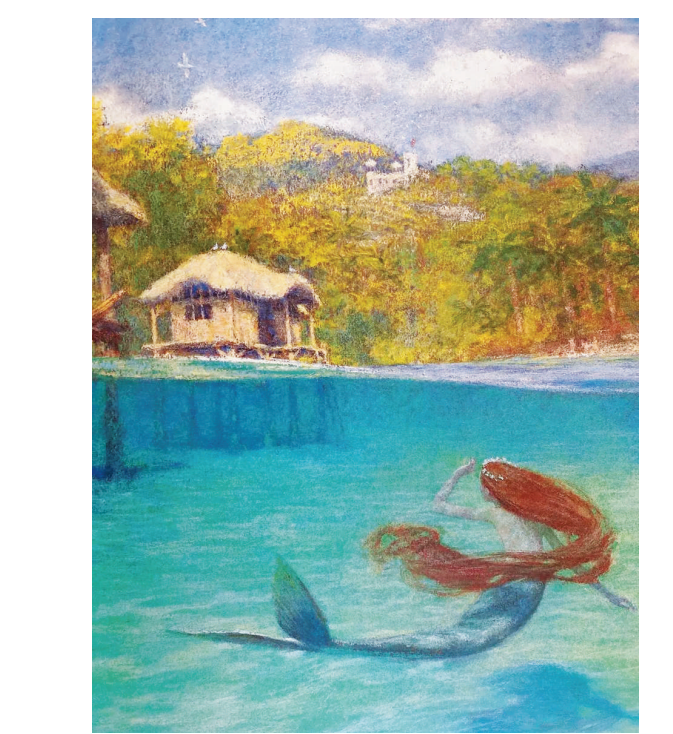
人生的不完满，甚或是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状态，往往才是生命的常态。也恰恰是悲剧的生命底色，让我们在黑暗中、在艰辛的生命与跋涉中，看到那弥足珍贵的信念之火、生命之光。为了拥有灵魂的梦想，小美人鱼喝下海巫婆的药水，每一步都如同踏在刀刃上一般。这不正是千百年来人类不畏艰险困苦，寻求自由与梦想的铿锵脚步吗？纵然荆棘丛生、阴云密布，但那高昂的脸庞、含泪的微笑，却是人性最美的闪光。

那只被嘲笑、被欺凌、被排挤的丑小鸭的故事，同样在告诉我们，生存的困境恰恰是我们生命之光的磨刀石。它在沼泽地里，差点儿被猎人杀死，在农家小屋，被母鸡和猫嘲笑为废物。它陷入深度的自责与怀疑，甚至对自己彻底否定。这么多像人世间行走的每一个平凡人啊。当遭遇别人的否定和世俗的排挤与打压时，我们有着丑小鸭一般的困惑与迷茫。我们与丑小鸭产生了深刻的共情与共鸣。这是一种生命深处的灵魂共振。这种悲凉的困境足以扼杀任何一个不够坚强的生命，改写任何一种不够自信的命运，摧毁任何一个缺乏清醒认知的天才。丑小鸭在水中看到美丽的天鹅，寻回了失去的自我，重塑自信美丽的人生。《丑小鸭》不仅告诫我们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更引发思考：当一个人面对出身与环境的偏见时，是困于世俗评论的泥沼中自证清白，还是陷于自身怀疑否定中一蹶不振，又或是如同荆棘鸟一样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昂扬的生命，唱出属于自己的高亢生命之歌，在隐忍孤独和痛苦后，振翅高飞，一羽凌空呢？

《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小女孩儿每划一根火柴就看到一幅美丽的幻象。那温暖的火光中，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慈祥的祖母是小女孩儿最基本的生存诉求，也是她最的梦想。然而她的生命却在幻象中消逝。小女孩儿的命运阐释着生命的卑微与渺小、脆弱与苦涩，从而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美好，珍惜生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缕阳光。

《皇帝的新装》揭示了世间的虚伪与荒诞，直指人性中的虚妄与在权力的高压下人性的变异。让我们扪心自照，照彻心扉，直见灵魂，更显童真的可贵、童话的唯美。

安徒生的童话不是天方夜谭，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现实生活的童话表达，是将悲剧的人生与生命用童话的方式诗意地表达出来。正如小女孩儿冻死在墙角，嘴角却带着微笑，在以悲剧为底色的生命旅途中，唯有含泪的微笑是世间最美的花朵。悲剧中洋溢的生命之光，是人类走向进步与文明的永恒动力，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历经命运的波折与苦难之后的诗意重生。即使化为泡沫，也依然在阳光中飞翔，在飞翔中歌唱！



《海的女儿》插图

